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佩韋齋集卷十四至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劉禮

欽定四庫全書

佩韋齋集卷十四

宋 俞德鄰 撰

啓

賀王左相啓

代洪損軒

黃麻播告赤舄來歸嗣皇新繼明化方流于率土左轄
頻虛位令喜得于舊儒廟社莫安華夷閭閻竊以天下
之安危在相君子之進退以時思昔先朝有如文正資
聖者英之會尊賢獨樂之游投竿采藥刻竹灌花逍遙

于物外登山涉水臨灘憩石發越于詩章若將終身焉
能挽我逮元祐際明良之會維潞公總軍國之綱翩然
一馬之自西不作二龍之卧洛豈或出或處悉付無心
蓋時行時止當斷以義矧遺大投艱之際適體元正位
之初橋山之弓劍未藏商鼎之鹽梅寡和加以元臣之
密啓力陳端揆之久虛忍弗副于巖瞻乃尚甘于野遯
朋來七日已見天地之心茲惟三公盍共陰陽之理茲
蓋恭遇某官三朝壽俊四海鉅人篤實輝光極軻書大

化之盛脩齊平治悟大學體用之全顧獨卷于經綸寧
弗諼于寤寐所謂伊人在彼空谷固為場藿之甘如有
用我其為東周夫豈匏瓜之繫肆膺簡注亟遂登庸第
念風塵瀕洞之秋此正聖哲馳驚之日必如推車之喻
則事功可圖使若乘舟之偏則險夷立判願以十年之
涵養行為萬世之太平庶昔焉憂樂在民不以廟堂之
高江湖之遠而今者仕宦至相可為邦家之光閭里之
榮某誤領左符甚慚小草條聆垣制倍激懦衷讀說命

三篇已喜立相而置左續車攻一雅尚看脩政以中興
抒賀惟深期望尤切

賀禮部馮尚書兼給事中同脩國史啓

歸班雍峙總禮容臺紫極丹屏莫重春曹之選黃扉青
瑣更嚴夕拜之儀綜國典以裁成品人才而筆削清班
峻立顒望具孚恭惟某官四海切心兩儀間氣先生富
道德高壁立萬仞之標本朝盛文章應奎聚五星之瑞
召詢國事多識時宜釋筆硯而操化權專綸綍而宣皇

澤日上花甌柳遮鈴索慷慨揮毫草承委珮煙駐遊絲
從容退食整飭五材而辨器網羅百代以成書凡厥詔
令典冊之頒皆藉潤色討論之力凌清朔紫世共指于
登瀛簪筆持荷祥果闔于筮鼎極縉紳之榮寵被黼辰
之簡知聽履上星辰姑踐尚書之武若歲作霖雨倚疇
立相之庸某疊組叨榮萬間藉庇貢輸衍裕自慙劉晏
之操羸器範端凝祇羨向公之大耐處脩箋敬仰勾鑒
融

賀刑部陳侍郎仍兼宗正卿兼脩史啓

執綏殷輅疊組容臺花綬藻衣於赫宗臣之貴紫囊玉
佩徃持臬事之平采衆記以定闕文纂帝墳而昭治範
絲綸誕布紳紱臚驩恭惟某官揭日脩名照人姱節讀
慶元抗疏未多六士之賢擢天聖甲科重奏五雲之瑞
懸法星而糾察儀農扈之劇叢八州繡衣仍是壺冰之
御史太湖蕩節又光卿月之英游使臣旣悅于見知僊
省更聞于申命螭坳載筆輝聯北極之星辰翠幄談經

恩浥清都之雨露屬者殊庭之藏祀聿先多士而秉文
侍威顏于咫尺之間對清問于斯須之際王釐爾成來
咨來茹靡不周知君子既見為龍為光遂膺懋簡亟煥
設几賜金之寵式圖畫衣空囿之功制禮樂明政刑孰
擬此官之清要鎮國家安社稷倚看帝載之奮庸某密
藉庇庥免承牧餼蚤負山而知懼曷免顛隳雀賀厦而
相懽更依突兀虔脩箋敬總句鑒融

賀鮑殿院啓

以下代
趙月山

渙敷宸綍晉副臺端乘白馬伏青蒲謀已裨于帝右立
花甄冠黑鷹班遂陟于殿中古柏晝寒法星夜烱恭惟
某官道方而大德純以精玉壺風露之清偉然忠義金
薤琳琅之粹蔚矣文章頃際飛龍盡空凡馬懸衣冠于
宣政傳騶哄于大明王仲儀之執奏不移凜如鵲擊呂
希哲之辭官未獲已肅象筵歸泰時以均釐升南臺而
執法名高千古已寒未死之姦諛曉覲九重共指非凡
之御史長身骭屨直節峻嶒治平之用忠宣豈拘近制

己巳之拜獻簡亦自此官某夙荷軫存況叨覆露鷺駕
簪羽阻瞻天路之沍寥燕雀馳忱永託厦雲之突兀如
葵嚮慕未艾敷荼

賀陳司諫啓

歸班雍時晉列右坡凌玉清遡紫霄已職親而地近攜
阜囊乘白馬知言聽而諫行綸綍誕頒宗社增重恭惟
某官脩名揭日姱節照人英華醲郁之詞章上規姚姒
深厚粹明之氣象近揖乾淳蚤簡在于淵衷徑歷躋于

清選蒼苔紅藥詩吟省直之春皓鶴脩篁景對瀛洲之
勝邁唐六絕作宋一經寓規諷于蟋蟀之篇昭模範于
螟蛉之誨迄居諫列丕展嘉猷天子以為是諫官以為
非昔蓋聞于此語君子有所恃小人有所畏今允望于
明公某猥以迂疎謬茲牧餽賁聆坦制倍激懦衷朝野
兢相驩已信忠賢之得路廟堂知至理尚期風俗之還
淳嚮慕渠渠敷陳悽悽

賀工部危侍郎兼脩國史啓

渙頒天筆晉貳地卿總憲度于清朝霜凝白簡程工能
于起部日炫紫囊網羅聞見于一經別白是非于萬世
師言允穆泰類朋來恭惟某官履粹行方芒寒色正黃
河半空之氣天分素高瑞巖萬仞之標地靈特異蓋嘗
以通老諸人而尚友不獨于晦翁一見而屬心徐入脩
門立登要路淳夫三昧之講議論格心君謨四諫之除
善良吐氣柱下炳一星之耀禁中齊五鳳之飛驄馬重
驅甫憶花甌之立雞翹趣侍就繙金匱之藏而豈徒哉

其有試矣蓋惟明目張膽則必有補于論思亦嘗載筆
記言則必不謬于褒貶肆專九範式究三長疇若予工
姑掌繕脩之政令若曰太史尚留久遠之功名某乘傳
滯留聽郵鼓舞託萬間之庇廡應免震凌轉一氣之洪
鈞更期登用

賀太府徐少卿兼侍講啓

眷楸中宸班崇外府藻衣花綬聿顯九賦之受藏虎觀
雲臺密侍五經之講貫世稱高選人羨名流恭惟某官

姱節照時脩名揭日清冰出壑真承露之玉壺古柏參
天聳接雲之黛色談笑握南曹之印眷容紬東觀之書
謁鄉之典樞機未嘗有過徐岱之陪誦說多所究探姓
名深簡于瑯旒步武峻躋于金掌仍參儒席遽處經帷
蓋日月就將有補于緝熙之學則邦國式貢不蠹于玩
好之供不然金華勸講之官寧顧木契頒財之事王之
圖任共政厥有旨哉公豈出納有司自此升矣某政靡
轉饒敢廁為寮虎鼠不侔愧同宮而列屬燕雀相賀知

大厦之落成

賀淮閫加寶文學士陞大使啓

玉閫懋功瓌旒錫命奎圖壁府有華真學士之聯壽甲
琯戈益峻大行臺之望使權增重邊隙不開恭惟某官
光嶽渾淪陰陽闔闢庾翼之規模制度每出于人杜公
之智名勇功孰識其際屬者浩渺江濤之日慨然經綸
宇宙之思志士于是而屬心武夫聞之而奪氣四伐五
伐之不試再命三命之愈崇激天鼓吹照海旌旗自樂

雲山之趣白日綺羅盡還景物之華青春花柳十年生
聚之熙熙四境謳歌之灝灝帝念勤勞之久盡此端歸
人言綏附之難問誰可代曷若杖威名之素著使之凝
勲績于已成爰陞寶度之清嚴就拊碧油之駿極兒童
喜躍士卒懽呼秦華班師共想晉公之事業淮南入相
正如德裕之年齡某聳德鳳綸不勝顰抃散地逾高枕
自賡愁寂之吟一氣轉洪鈞尚軫隱淪之跡

賀淮閩邊事撤警啓

頃飭一榆僭干六纛江之永矣未吟杭葦之詩心如結
兮祇悵懸旌之喻擬乘隙暇游黠穹明茲者伏聞疆場
戒嚴卒徒賈勇綸巾羽扇宛然蜀壘之指麾雨矢電矛
坐使淮氛之清廓耕桑不擾雉堞增崇蓋嘗驅馳于天
荒地老之時未有談笑致鶴唳風聲之捷茲惟洪伐厥
有雄功此蓋恭遇某官蓋世勲名擎天力量陽開陰闔
智獨妙于經綸地負海涵世莫窺其涯涘而又忠義足
以激士氣賞罰足以一人心故如令公免胄而來回紇

羅拜不待司徒納刃而戰將帥奮呼宜禡祭之弗煩報
凱歌之遽作紅樓翠幕未妨月裏之笙簧雪蘂瓊絲還
競春遊之車轍此殆真儒之無敵信乎中國之有人李
勣治并何俟十餘年之久贊皇入相無踰五十四之期
某竊聽下風亦增壯氣藜牀竹杖自憐遲暮之蹤吹室
琴臺空想拊循之暇率脩函賀切勾鈞裁

賀汾江吳制置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啓

稟違符采屢隔星躔處隱就閑久樂漁樵之混溯誠延

首莫遑竿牘之脩緬懷麾席之晤承惟有羹牆之想似
茲者恭諡龍綸煥寵麟閭宣威壁府奎圖學士炳四時
之象玉符金鑰元戎增十乘之雄虎落申嚴鯨波帖息
聽下風而增氣知中國之有人恭惟某官學本中庸道
存忠恕平生實地恥為流俗之具文景行高山雅愛前
脩之彛矩出則總熊羆之師入而儀鵷鷺之班豹尾屬
車方藉中朝之獻納龍旂四牡更資外闡之修攘留臺
重居守之權藩岳令布宣之詔韓侯受命而川澤之孔

訐名虎來旬而江漢之式辟此蓋君子有必勝之效故
知仁人全無敵之功幕府雲開邊城燧熄聞俎豆學軍
旅聖人殆有為而言說禮樂崇詩書元帥信于是乎取
某屬聆坦制倍激懦衷偶緣祠館之叨亟上師垣之謝
片帆障日甫踰笠澤之區萬斛乘颶聳聽郵籤之報亟
延緣于叢葦徒悵望于前茅燕鴻若相避然鵬鷖異所
適耳尚留湖墅阻賀懷門鼓角旌旗已喜三朝之洗印
丹青霖雨第祈一氣之轉鈞

通賀鎮江趙徽猷啓

渥香丹詔雲麗朱方君子有徽猷式峻寶藏之直賢人
當重寄肆增鐵甕之雄惠氣制劇先聲硤磕恭惟某官
天潢疏派涪水鍾英博厚高明燦星辰而載華嶽聰明
精銳淨冰雪而走雷霆外而坤維井絡之驅馳內而北
寺地鄉之佐理維時碩望已簡淵衷迨尋桂林梅嶺之
遊適際蟻穴鯨波之擾羈旅之孤懸浮寄惟有望風武
士之瞋目語難第能作氣公以詩書禮樂之勇見于幃

慨感激之時入其阻挫其鋒所向披靡戰乃戈橐乃矢
頓復升平識者愈于是而心屬邊將殆聞之而關口南
人不敢叛矣可謂膚功東山以公歸兮盍躋近侍睠惟
京口密拱宸畿萬旅雲屯綏御之方貴審一江天險隄
防之事尤嚴少需畫戟之隄臨蓋釋璫旒之憂顧然中
原在望一洗諸公富貴之羞則大雅不羣自有忠定登
庸之比某誤恩轉饒久願歸耕偶視邦選侯正有勤于
宵旰而攝官承乏乃復假于疎迂蚊負山而已危馬守

聞其焉用聳聞命綽喜躍心旌越樽俎代庖人之勞甚
慙尸祝封府庫俟將軍之至已告吏民願趣前驅庶安
愚分

賀寧國文知府啓

頃承玉季判縣遠紆虹氣洊示鯉封延首遡誠方悵音
徽之間闊發函伸紙乃勤慰諭之綢繆擬返棹之有期
將附櫓而致謝恭聆新渥起填名藩處三江二浙之間
占疊嶂雙溪之勝足便坐笑式俟登庸載惟某官北斗

時名西江道派沂公科第非為溫飽之圖潞國威名自
是經綸之器雖揭日月而行時乎不免然安社稷為悅
此亦何心惟蒼生不可無謝公故方伯又求如結輩鶴
吟舊帳虎刻新符青林霜日白水秋風姑輟醉翁之詠
輕扇涼颼珍簟夏室爰賡謝朓之吟想騎竹之紛迎已
鞭蒲之藹譽賢能出守固應潤九里以福京師君相此
心或者先一州而後天下某昨叨祠館往謝維垣進獲
覩于得輿殆退幾于折屐駑駘力腐斷無錦覆之恩燕

卷十四
雀情深虔贄屢成之賀有慙斐帥仰句照涵

賀池州李守改知江州啓

簡知漢陛易鎮江城風日似長沙政吟詩于秣浦雲峯
對虛榭催作郡于廬山二境爭留一麾增重恭惟某官
英英國器挺挺蜀珍力量雄渾奠乾坤而震河嶽精神
峻潔淨冰雪而走雷霆門不識于苞苴器甚宜于盤錯
雍容佩玉勇辭犀節之榮談笑攜壺雅愛翠微之勝六
芭飽桑麻之積四郊樂烽燧之沈紅旆行春自是池陽

之難駐朱輪出郭已聞湓浦之紛迎豈伊屹保障之雄
或者殆藩垣之選諒無暖席又覩敷綸人之稱丈夫謂
植旗旄而羅弓矢公則有令德當銘彝鼎而被弦歌某
夙託蘭襟更聯枌社杖藜鳴玉自憐尋壑之形容簪筆
持囊尚想朝天之步武

賀趙吏侍兼侍讀啓

入長吏銓仍陪帝讀持衡聽履喜上逼于星辰坐幄橫
經更親承于雨露絲綸一播紳紱交懽恭惟某官灑落

而忱明直溫而弘毅德儀金玉維先朝魁傑之儲書法
準繩得聖門謹嚴之體為天下昌言而寤主揭朝廷公
道以示人橫榻凝嚴總事權于五院裁冠雄劇肅風憲
于百僚顧輟象篋勇憑熊軾廉明如廣漢政誇發擢之
神寬厚如粹中重領綜銓之寄紫橐論思之密勿翠帷
講貫之精微金鏡疇勲豈久淹于識鑒黃扉燮緯將大
展于壯猷某共二無庸省三知愧甚擬返身于屠肆誤
令導旨于樞庭渙汗莫回政爾循牆而避泰茅斯拔可

勝連茹之思

賀陳祕監兼侍立脩注官啓

雲擁木天星明柱史考圖書于芸閣世號該通寘筆札
于玉階地分清切班迎曉日夜染祥烟恭惟某官高徹
神姿淵源問學讀慶元抗疏未多六士之名擢天聖甲
科重奏五雲之瑞脩門快入要路平躋彈劾不避于貴
強議論盡依于仁義安世十九章之勁氣未究忠忱鮮
于百數輩之福星又為選首賜頒駟詔入綜麟臺上帝

羣玉之峯的非人境玉皇香案之吏盍在螭頭綠編素
簡之校讐青瑣白雲之點檢聖明欽矚英俊具瞻蜀寺
紀遊久憶異僧之木葉海壇留識新倚上相之沙堤某
夙託蘭襟況依枌蔭屬此及瓜而需代聳聞連茹以景
征竊比駑駘自抱錦幪之愧第同燕雀永懷厦賀之私

賀馮侍郎除右侍郎兼國史啓

妙東名儒晉司小宰銀臺批勅早聯豹尾之凝嚴金鏡
銓材仍訂麟經之紀載絲綸誕布紳紱交驩恭惟某官

四海切心百年大手渾厚粹明之氣象遠邁乾淳英華
醲郁之文章上規姚姒步武歷躋于清選姓名素簡于
淵衷青瑣白雲親近御筵之曉蒼苔紅藥吟哦省直之
春況綜事以訓工皆正身而奉法衡留鑑藻政需韋相
之絕倫囊括詞林誰似蕭嵩之脩史肆疇舊德式副親
除然元祐諸老之來所期平治今貞元朝士之在盍遂
登庸某給饗罔功得輿助喜雲開閭闔阻瞻近侍之荷
囊地隔江山貿貢小夫之竿牘

賀浙西洪提刑啓

代趙總幹

含鄉出省杖節還鄉紫界宮牆尚憶文昌之新入繡衣
霄漢密奉聖旨之殊恩此忱被錦而晝行豈但持斧而
直指山川改觀枹鼓不鳴恭惟某官腹飽五車眼空四
海搏扶搖而直上氣凌九萬里之遙經肯綮之未嘗材
裕數千牛之解世謂臧孫之有後天賚伊陟以乂殷金
節朱轡有赫詢諏之譽望洪樞玉鉉幾殫毗佐之訏謨
迄從微垣郎宿之班來溥京師福星之照埋輪折檻威

聲素著于當時露冕塞帷仁化又歌于此日有乘傳過
家山之樂無腰銀誇鄉里之矜豈惟畫太古之衣冠真
可華使臣之禮樂德如是祥祉如是聿踐前猷獄幾何
錢穀幾何佇膺清問某世科有覲選甯空憐祇有時人
見謂彥升之子絕無先友肯哀嵇氏之孤獨惟六載之
逡巡每託二天之庇蔭一聆坦制倍激懦衷瞻英蕩于
太湖已喜噪旒之近獻參苓于門下願終藥籠之儲

回鎮江蔣教授啓

出紆西清橫經北固臨雍解褐居然天子之門生樂泮
觀旂榮甚諸侯之賓客縉紳欣羨衿佩激昂恭惟某官
寶婺鍾英繡川疏潤百篇與義嘉唐虞樂商周萬古高
名出義黃過屈宋蓋嘗以蔣父諸人而尚友不獨于高
郢一見而主盟徐入脩門徑游辟海風清翠蹕儼鸞輅
之親臨雲集亭袍赫龍光之先被盍居風日不到之地
乃領江山第一之邦豈學者方仰如泰山故天意將以
為木鐸雩壇詠舞政當魯黜之暮春宣室懷思倚召賈

生于平夜某進非稽古退不通今草福先之碑居慙祖
武作同州之佐何有吏能幸親炙于勝流免浮湛于俗
輩首蒙緘鯉寵報集鱣才名四十年匪久甞居之冷俸
錢百八索尚希珠掾之憐推謝臯稽編摩鹵瘠

佩韋齋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佩韋齋集卷十五

宋 俞德鄰 撰

啓

賀鎮江趙徽猷啓

以下代
趙月山

頃別星輶幾更歲
籥榆枋斥鷃自憐騰躍之庠
江漢故人坐阻音書之寄
每遡風而遐矚慨插羽之未能比者
恭諗菟刻郡符馬喧童竹寶藏峻直九天之星斗具瞻
鐵甕承流千里之江山改觀熒煌新渥硃磳先聲恭惟

某官趙璧無瑕范珍絕代晉室同時之八達未數知名
開元治廣之三人獨高清節凡其植旂旄而羅弓矢皆
可銘彝鼎以被絃歌既銀信之迢遰盍紫荷之入覲何
煩匭馬來此憑熊蓋內蔽日畿本龍潛之舊府而外雄
天塹列虎視之重屯將以礙戎而屏華端藉經文而緯
武飽觀多景緩鼓仁風釣歌向月畫角飄江姑詠此邦
之佳麗宮鶯轉春漏鼓思晝倚攄異日之經綸某夙託
蘭襟況依樾蔭茲卜杜陵之宅更居滕國之廛冷比鴛

駘魯印追風之武今同燕雀但懷賀厦之私顓擬津亭
遙迎榮戟

賀盧戎監兼侍立修注啓

龍宸疏恩螭坳侍極犀渠奪日器精武庫之儲青瑣點
雲班喜御筵之近官繇人重國以儒榮恭惟某官冠冕
南州淵源西洛提文章之正印虎鳳蔚然凜節義之大
閑冰霜皦若墨未乾于黃甲身已致于青雲蓬山佩玉
之春容粉省握蘭之芬馥紀綱萬務親持北斗之機衡

鼓吹六經妙演西清之綸綍曉日炫銀花之榜夜星分
金燭之光輝頒少府之錡闌兼溥司存之雨露訓工程
作耀神武于遐方紀事繫年昭人文于來世厥惟盛事
可謂美官書笏弭彤豈久起居之伺持囊曳履倚承顧
問之榮某轉饒蠙淮馳榆燕厦治財寓法甚慙劉晏之
操贏同榜得人益羨向公之大耐

賀呂都承正除兵侍啓

渙頒天寵晉貳夏卿洪禮有文武之資家風故在公綽

專簡稽之任戎政其脩眷懋冕旒信孚臺閣恭惟某官
盟傳帶礪勲繼鼎彛識慮甚深晦叔信公輔之器奏疏
有體夷簡真宰相之才出則羅弓矢而樹旗旄入則典
樞機而陪帷幄持囊簪筆近天顏于咫尺之間偃革銷
兵躋世道于升平之盛靖端有守獻納益勤不待滿歲
以為真已見用儒之無敵夏官其屬六十倚疇司馬之
勲武王有臣三千終藉非熊之助某隕瞻坦制倍激懦
衷惟我有臣況是西平之子王陽在位可勝貢禹之歡

推賀維深編摩愧淺

賀步帥徐節度使總統軍馬啓

代洪損軒

登壇拜將仗節總戎羽騎旄頭久肅宸居之衛熊旂犀
甲式華戎輅之行雲麗帳轅風清江漢恭惟某官學精
八陣勇冠三軍說禮樂崇詩書自是晉軍之謀帥臨約
束援枹鼓豈徒司馬之忘家馳檄而忠義景從左袒而
英雄響應然方略指授已有謝安而性行淑均孰踰向
寵疇咨威望協濟艱難持大將之印而拜軍中統少府

之節而行閩外彞尊龍勺鉞斧雕戈愬武古通咸統于
弘天地鬼神亦相此舉人僉前茅之至師張破竹之威
祈父予王爪牙豈轉于恤召武徹我疆土行奏戎公一
掃荆楚之氛遂奠邊陲之枕黃河如帶泰山若礪申固
舊盟天閑解駟寶校斥鞍未酬洪伐某出山計左乘障
才疎甚喜中權之有人竊聽下風而增氣雖不能披堅
執銳助成淝水之功尚可刻石磨崖載續浯溪之頌

賀常運使除檢正兼戶部侍郎啓

玉京轉饗黼宸念功

闕

命令之原程期會之夥班崇宰

士授登耗之書選重地卿陳生聚之術綸綍載敷紳綏
稱慶恭惟某官崑岡挺秀瀚海分清力量雄渾軋乾坤
而震河嶽精神峻潔淨冰雪而走雷霆依日月于中天
凝風霜于憲地朝廷有李勉體貌益尊諸公稱鄭莊貴
名日起秉宋代一經之筆裕周官六府之儲肆簡宸衷
頻臨京部皇華不遠合使節于東西紅粟相因輸輦車
于前後未踰期月盡印福星爰綱紀于中臺仍輝煌于

從索檢吏姦裨國論豈惟學宰相之方掌邦教擾兆民
盖亦古司徒之職茲為清要倚遂變調某共二無庸省
三有覲甚擬返身于屠肆誤令導旨于樞庭渙汗莫回
政爾循牆之避秦茅斯拔可勝連茹之私虔控柔函仰
徽穹鑒

上趙憲求易削啓

代皇甫
司戶

玉節觀風盡俛首澄清之下珠曹愒日僭歸身塊北之
中非云捨舊以圖新所恃至公而無我盖君子成人之

美猶大鈞播物之仁故擘斂于昔者或發達于今而萌
蘖于春者或恢台于夏使四時代謝已有後先而一氣
氤氲亦分彼此則生意有時而間斷彼物理何自而敷
榮是以賢哲之用心每于造化而同軌伏念某粵從少
日雅羨前修元晏耽書忍廢傳家之典籍杜嵩嫉世例
編任子之春秋既未能軒騰科目之間亦頗欲奮迅功
名之際問津宦海發軔祠曹誤蒙皁蓋之知俾預青油
之畫待以前席多優假之言辭引之後堂使竭陳其議

論故判司雖有塵埃之誚而雍州粗銷磴礧之爭當路
慷慨以噓揚廉鎮殷勤而料理然玉川夢破甫傳三道
印之封而薦福雷轟空計千本碑之直事類家人之獲
契心疑塞馬之認家取期末路之孤危乃際二天之臨
照八州風動綉衣儼立于層霄一笑春回翠幃爭看于
京兆詢度既同于原隰生成肯異于町畦著舊主之衣
裳妾固憐于薄命被新春之雨露楊豈厄于閏年試執
贄以自媒諒轉鈞之靡靳茲蓋恭遇某官西江道派北

斗時名說禮樂崇詩書世不識周召毛原之貴美教化
移風俗人盡誇龔黃召杜之循既增秩而賜金復易麾
而予節閭閻訪問山岳動搖鮮于一道之福星今復見
矣唐室九人之相業行且過之肆令措大之官謬起兼
收之想某投忱直突俟命回皇草福先之碑不近舍于
皇甫舉筦庫之士尚永望于趙公

司戶宋庾使過薦之
已刻發矣宋以煩嘖

去吏部却而不納趙憲
與植代宋因于趙易刻

再上趙憲啓

范公攬轡所至望風毛遂處囊洊求脫穎雖恐再瀆則
不告或者三語而見知銜袖而前席橐以俟睠言始仕
莫重陟明山已垂成豈一簣之虧而廢竹惟既破則數
節之解無難今渾沌之竅方開而塞翁之馬遽失非蒙
推轂誰許易初伏念某家本業儒性尤嗜古雖藉簪裳
之襲幸免負擔之勞然于詩禮之傳頗有鑽研之志斯
未能信漫爾為官豈敢為百八索之希政以償四方志
之願飲冰食蘖懼貽門緒之羞翻竹榜梧數陳封內之

事迄承廉鎮特上公車照浦明珠方此裙襦之繫倚江
枌樹已聞風雨之侵賈誼召而宣室之釐殘司馬歸而
梁園之宴徹趕免于先失獐于後非意所知屠牛值熟
賣漿值涼伊分之薄孰云末路乃有二天建節分臺將
遠聽而廣睥揮餐輟沐每下士而禮賢試求蠟木之先
容庸控躍金之私恫海納無外筵扣輒酬慨然相料理
之言真有送吹噓之意季布百金之諾豈其或渝黃石
一編之書要須再至屬者軒輜之直指凜然山嶽之動

搖笠澤松江萬頃穩浮于絲纜露壺冰壑八州共仰于
繡衣民既熟于寬條士宜歡于庇厦睨趙壁之貴終許
易以連城拾宋契之餘當不虛于數齒三熏三沐以謝
以祈茲蓋恭遇某官漢沛獻之矜莊蘇孺文之方正選
輔郡股肱之最特畀皇華尊外臺耳目之權就司臬事
澤蒲澄碧廩粟腐紅穀幾何刑獄幾何倚丕承于清問
德如是祥祉如是宜施及于下僚肆令厄閨之楊擬作
向陽之木某干摩滋懼顙俛維深尚念孤根毋使坐成

于歲晚未知寸草若何可報于春暉

贄見汾海陳制置啓

詩書元帥笑清鯨海之波筦權下僚久望龍門之坂幸
依光于冀部盍寓敬于殷函咕囁以前隕越于下蓋聞
鄞水密護神畿屬茲風濤浩渺之時正藉宇宙經綸之
手必韓侯受命而後川澤之孔訏必召虎來旬而後江
漢之式辟否則屏翰蕃宣之寄曷煩言語侍從之臣帝
其念哉圖少寬于宵旰侯誰在矣俾獨護于風寒曰有

雄規是膺寵命恭惟某官兩儀間氣四海鉅儒處位尊
隆凜泰山喬嶽之氣象與人樂易儼光風霽月之襟懷
蚤簡在于淵衷徑歷躋于清選逮居諍列益罄忠忱天
子以為是諫官以為非直言不諱君子有所恃小人有
所畏公道大明已聽履而上星辰宜應圖而作霖雨龍
旂載邁犀甲于征琴鶴四時但相隨于詩老江山萬里
誇再造于賢侯志士于是而屬心武夫聞之而闕口植
旗旄羅弓矢信丈夫用世之所為銘彝鼎被弦歌其盛

烈殆公之素有少安玉間是有袞衣某稟氣寡諧嗜古
成癖名教之中自有樂地此外何求富貴不義我如浮
雲于世多忤自墮身于枳路旋滯跡于鹽車中坂負轅
間遭逢于伯樂冰鄉問道誰歆羨于汙腴幾年覩雙鷄
之飛一發難五犯之獲遇合有命得失何心詎圖末路
之遲迴乃際二天之臨照吐握待士朝暮拔尤溫造處
南涯石洪處北涯盡歸羅致樂毅自魏徃劇辛自趙徃
爭獻智謀此忱幸會之風流忍作無言之桃李第某喜

極鳳凰芝草之觀援無虺蜉蟻子之微縱思脫穎于囊
中安得庇身于幕下貿然躍治式覲轉鈞使客卧下牀
儻不下儕于許汜擊賊作露布猶堪自附于脩期

上京尹潜尚書啓

代趙
總幹

王國多士半歸京兆之龍門侯幕迂儒擬玷平原之鶚
表雖恐再瀆則不告或者三語而見知咄囁以前隕越
于下鋪觀往代有感前修廣漢擿伏發姦庭有鈛筭之
設張敞召偷補吏境無枹鼓之鳴此具治辦之功真是

尹釐之式然至和顏而接士與夫顯善而表賢必特著
史冊之中于以示詩書之味蓋彈壓檢御所以福京師
而汲引提衡所以培善類懷哉古道屬我明公伏念某
偶掇儒科素無俗韻大癡小點固嘗三揖以送窮鑿方
規圓終不再拜而乞巧自入古閨州之幕幸逢趙南海
之賢首借吹噓慨相料理第七日竅一雖開渾沌之聰
而六月累三未就病痿之技淒其四顧誰復二天獨憶
曩時來觀上國古謂知已正如此耳方仰羨于明公人

于同年亦有情乎早辱私于難弟謾效操蹄之祝靡虞
按劍之疑蓋亦貿貿而來非敢盼盼而望詎圖檻擲竟
免譴呵寧戚之歌駿茂之言既許陳其瓌怪匠石之睨
伯樂之顧將可望于薦聞顧非近水之樓臺難比成蹊
之桃李依然瑟縮自笑覬覦獨聞還贄之盛心雅念成
章之小子春風送暖固難陰涸之先秋月揚輝似可嬋
娟之共輒齋函而洊貢庶推轂之有期三上書三及門
雖愧數干於光範一舉手一投足將遂轉致于青波茲

蓋恭遇某官廊廟鉅公乾坤間氣山房掌記培克遂息
政不在于吏能希文尹京閒暇自如殆皆本于儒術皇
眷已紆于獻納縑衣不倦于招徠肆令江國之下僚隄
跂平津之新閣某極知稠疊所恃含弘傳圯下之素書
儻念子房之再至拊匣中之孤劍應為錢子之長鳴

謝潜京尹易削合頴啓

菟材京輦豈無英俊之在門薦士公車誤使疎庸之通
籍人云易地我獨有天不然之酸蔑之言何以辱文子

之舉永懷特達退竊擬圖季布之諾不易于千金魯史
之書致嚴于一字矧銀筆品題之帙皆金閨步武之梯
詎伊善善之公私為賢賢而易必攬澄清之轡得之素
聞故轉塊北之鈞曾無恹色伏念某一科落第幾載間
闕築精舍以讀書久焉有志棄釣竿而遮日漫爾為官
謬蒙當路之知數就下車之避脫身矮屋既為簞楚之
辭作記醉鄉又免麴蘖之託遂列饗臺之末掾勇拋鄴
穀之故居贈以明珠屢感纏綿之意送之彊箭幾排嘲

傲之流然四茅固喜于賦狙而五尾未圖于書馬康衡
經學誰歟乃薦于史高趙壹言談豈料經稱于羊尹過
蒙采菲慨許易祊第觀褒袞之華祗重負芒之愧咕咕
動喙敢誇詞藻之工碌碌無奇何者才猷之卓若為製
錦始稱鑄金茲蓋恭遇某官學行軻雄之間政事趙張
之上尹惟日卿惟月近聯紫極之光仁如春威如秋式
重黃圖之寄倚需燮理每念孤寒謂五九之累惟艱期
已久矣彼一簣之覆而進時則易然亟開夾袋以疏名

俯徇連城之易璧某受知茲昉報德未涯

後闕

謝孟提刑舉改官親民任使啓

翠輶問俗溥潤澤于江臯麟幕抗塵辱吹噓于天上共
喜浮圖之合穎或疑并澣而取封豈知繇所主以觀臣
殆亦與互鄉之潔已蓋漢東之國惟隨為大斗南之傑
非公其誰頃吟桑梓必敬之詩已起對非不遺之想庠
飛控地分既隔于層霄暖律回春勢難先于窮谷詎料
見夷吾于江左乃能薦司馬于蜀都此忱結習于三生

以故遭逢于今日靖思際遇僭効囁嚅伏念某濩落一
科間闕半世樹檮廣莫了知規矩之未閑抱甕漢陰不
學桔槔之尚巧俯首宦途之寂歷驚心選海之浮湛明
月二分幾聽蕪城之柝長江萬里屢尋鍾阜之題獨緣
悃悞之無華盡許齒牙之借譽送之彊箭力排嘲傲之
流贈以明珠多寓纏綿之意然狙賦四芋而謾喜馬書
五尾而未圖詎料霄立之繡衣乃予且評之華袞是雖
僥倖亦是機緣許允為吏部而薦鄉髦定國見翁歸而

屬邑子今孺文部內能幾故人而沛公里中僅一騎士
忍靳湘東三品之錄獨遺水北一士之寒待之以國士
待之以衆人世固難于知己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夫子
將何如其感恩第觀褒拂之過情深覺回皇而失次踵
常途之役役顧慚履行之端方尋墜緒之茫茫何有文
詞之典雅縱使為宰何所取材茲蓋恭遇某官道塞蓋
興家傳帶礪孟軻取義而養氣至大至剛中庸脩身以
尊賢不流不倚已藹平反之譽益躬吐握之勤肆俾躋

涼謬叨塊圪某受知最厚圖報未涯敢援辦香敬為之
辭以為一飯無忘之祝心乎愛主每肩不負臨賀之私
資以事師保無或叛昌黎之理渠渠控謝悽悽敷陳

謝洪尚書舉陟啓

驥伏鹽車方遷延于中坂鶚飛雲路獲比擬于平原共
驚罔象之得珠豈識當時之推轂虔脩謝語祇控夙心
蓋自年少蛾術之時已慕一世龍門之盛有如先正相
我穆陵正色立朝豺狼狐狸自相吞噬憲言愍世蛟龍

虎鳳蔚矣躍蟠劉重陰而昭白日之光障百川以迴狂
瀾之倒乃若四輕之一疏尤為千古之罕聞生不同時
徒抱執鞭之願世有令德獨忻故笏之存自依冀部之
天久羨狄公之寵然豚蹄徃祝悉皆有望于豐年而蟲
臂可為誰敢容心于造物詎圖特達乃送吹噓此真出
大賢之門是宜為知己者用伏念某嗜古成癖稟氣寡
諧抱甕灌園常笑桔槔之尚巧引帆繫輓未煩糗糗以
送窮一從枳路之僨車竟返柴門而掃迹夜沁菜根之

苦曉參穀種之仁友朋多訝其濶疎公卿亦為之羅致
念濂溪始仕尚難清獻之見知而法曹既歸或者坡翁
之稱賞忍不自力遂使終身勇辭處士鄺穀之居謾學
膠鬲魚鹽之隱是匪固窮竊君子之譽政恐詭遇貽識
者之羞敢意大儒克勤小物棘闈刈楚方免謂于冬烘
黍谷噓枯俾頓回于生意第觀褒袞滋重負芒木訥自
憐顧謂性姿之與閭錦囊久蠹何有詞藻之滂葩縱使
字一同之氓未必致十奇之化豈相馬在牝驪之外故

好龍姑貌似之求茲蓋恭遇某官四海儒宗兩朝耆俊
持衡留藻鑑昔已領于縉紳衛甲綴朱綬茲蓋勞于藩
翰行歸宰路預闢平津肆令么麼之蹤亦預搜延之數
某敢不益礪廉隅之節多讀聖賢之書寂歷家聲雖久
慚于獻簡淵源師友尚無負于盤洲國士自期墨卿難
盡

代上平章啓

圓身鑛鑄十年悉藉于轉鈞蛻跡庾塵一旦更希于續

食蓋以生匠石之園伯樂之廐初豈有寧戚之歌駿茂
之言咕囁以前隕越于下因思際遇每重激昂當疇昔
游泳之初政開慶捨攘之日一丁未拔六士甚危假設
教之舟梁為藏姦之機弄絃歌夜輟襟佩晨稀思皇多
士翼翼厥猶雖願生于周服我瞻四方蹙蹙靡騁誰寔
秉于國均天佑昌時國資元老几几歸東之赤舄卷卷
好善之緇衣春風噓拂于牆槐惠澤滂沱于沼壁飛騰
有便坱圠無垠于時杜陵短窄之夫已入狄籠蒐儲之

數況抗塵廩廡茲已幸于踐更而垂蔭雲霄又俾逃于
瘴曠雖黍律不遺于窮谷而葵心忍負于太陽伏念某
相匪甲壬分無庚癸送窮不去早諳太學之齏鹽乞巧
無文謾設外庭之瓜果秋冷荷衫之露夜淒芹泮之風
方憐坐客之無氈俄竊聞曹之薄俸星明天庾恪恭共
困窮之儲雲掩泉臺悽惻增糟糠之感襁無鮮服琴有
斷絃故家迴隔于千山碎累更過于百指然宋人刻楮
功已費于三年而痾瘵衆丸技未成于六月癡騃類守

株之子僥覲羞筭甕之夫儻非畀命于上台誰念沈蹤
于下土僭陳卑悃晉瀆遽清茲蓋恭遇某官為五百年
天地間生之英衍十四聖社稷太平之福立太師立太
傅躬勤吐哺之三今文子今文孫夢協扶天之再方斂
神功于下宰益為俊乂之旁招肆令七十家筦庫之微
願預八百人除吏之數籲天推謝踏地回皇皦皦瑚
器來光玉繩固無取硃硃之碌碌漂漂天雨興憐土偶
尚永依夏屋之渠渠因謝及祈既兢且惕

佩韋齋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佩韋齋集卷十六

宋 俞德鄰 撰

劄子

回淮閫李大使賀生辰劄子

簸箕挹斗自憐奇蹇之蹤
寘壁饋飧修拜便蕃之錫
禮勤意度感厚愧深載念
揆初禮無慶比興言罔極
詩重報思矧伊汎梗之餘
曷記垂弧之始茲蓋某官
高風邁古盛德好謙于同
年有情素憶四海九州之
識憐小人

生歲不知六身二首之為故特畀于多儀以寵光其莫
景拍洪厓肩挹浮邱袂相期汗漫之遊觀晉堂桂聽禹
門雷申固慈恩之好第某仰承眷軫俯揣分涯頌紀朱
綬自是魯侯之事史誇銀信政催李相之歸敢以衰遲
辱此倒置而況駢珍之下逮尤非齟齬之宜蒙卷錦既
懼于不恭循牆莫知其所避姑從斟酌少答劬歛六十
二三人久已悵心情之別萬有千歲壽還以贄昌熾之
祈

答臺郡賀生辰劄子

誦白傳六十三之詩頭雖未雪贈魯侯萬有千之頌壽
俾如岡顧此衰遲誰歟獎予茲蓋某官高情邁古盛德
蘇枯憐絳縣之老人已泥塗之久辱笑昌黎之薄命獨
牛斗之不神故侈多儀以光初度第某方切劬勞之念
敢叨餽問之勤返璧受飧姑俾安于辭拜借書沽酒誓
不擾于公私率控謝箋尚徼原鑒

送物賀汪守易鎮潭州劄子

九陞疏恩三湘易鎮為千里之師居一州之表共服蕃
條總三軍之事理所部之毗式遡帥節甚擬順下風而
贊賀聳聞歷吉日以于征以平時臭味之同念此際飛
潛之隔卧車當道既莫遂于遮留載酒出屠盍敬脩于
祖餞永懷真率敬搏繁爨輒緣薦藻之共庸寓班荆之
意中年惜別況無東山絲竹之娛對雨有懷尚寄南紀
風濤之詠共為依戀等真監融

元正賀宮使趙制置劄子

寶鼎雲生又見衣冠之元會琳宮晝永不妨杖屨之春
遊與國咸休自天錫羨恭惟某官襟期光霽德性沖和
白石清泉飽適廬山之趣輕風細雨歸吟洛水之濱優
游祝宣室之釐蕭散執化人之袂歲逢翼軫更新元祐
之渾儀星耀階符丕衍太平之昌歷某依光鐵甕需寵
銅符農告余及春願服西疇之事人望公如歲母久東
山之留抒賀維深名言愧淺

元正賀平章劄子

己巳

歲躔翼軫憶新元祐之渾儀星耀階符重睹太平之昌
歷維天篤棐與國咸休恭惟某官德脩中和功參高厚
輔贊乾龍之化雨施雲行開拓泰象之亨陰消陽長東
風應占而入律瑞靈先臘以灑郊邊鄙無虞清晝喜車
書之混室家胥慶豐年歌黍稷之多期三百六旬之間
萃千載一時之盛玳簾寶扇又看元會之威儀赤紱繡
裳有永上公之燮理某叨恩鴻播需寵菟符雖瞻槐路
以馳心阻奉椒盤而稱壽畫雞紀旦但占正歲之初辰

疲馬視春尚冀明年之終惠

元正賀淮閫劄子

漢陞珍圖之貢歲展皇儀廣陵沛節之遊春移相閣兩
儀錫羨一氣轉鈞恭惟某官德脩中和功參高厚平山
楊柳幾歌闌檻之倚空昌觀瓊花賸賞烟霄之舞雪明
月普二分之照春風藹千里之吟太華旋師平蔡邁晉
公之烈淮南入相歸朝正德裕之年某蚤望鈞閣僥需

郡紱闕

元正回汪守送物劄子

青規轉律聖朝頒太史之元畫戟凝薌書殿輟侍臣之
武倚乘泰長入贊乾行某鐵甕依光藜林負疾屠蘇送
煖政哦荆國之詞珠繡翻光忽拜坡僊之餽得非所稱
感不蓋慙

元正答送本府官劄子

寶鼎露臺元日祝南山之壽縹壺紅旆春風增北府之
雄酒宜酌于獸尊班徑歸于豹尾某瞻言新歷真是陳

人心事恐蹉跎但憶歲蛇之詠微摯出春磨愧無龍兔之珍匪曰報瓊尚祈采鑒

元正府官免徃復劄子

星轉銀霄歲新玉歷縹壺紅旆已班北府之春白玉青蓮倚和南軒之詠二州爭衍一札召黃某懼枉謙撝坐稽晉賀帥脩箋敬虔句鑒融

答董總幹袖啓求薦劄子

龍頡策勲永懷壯氣馬蹄隱耳倏畀雄文未能推轂以

効勤所願驅車而往謝偶值橐艾懷鍼之後遂稽盍簪
望履之期愧汗浼而末乾誨墨歛其洊至劬歛已甚噓
送奚辭顧念羅雀之門寂無行跡縱擬搜鶚之薦安有
味言儻遽評于先談恐遂貽于諾責尚圖宛委庶答勤
渠亟爾還珠惠存委鑒

答壽詞不受劄子

揚箕挹斗自憐韓子之生辰換羽移宮聳聽周郎之度
曲義昭與梓光耀垂弧第蓼莪之感方深豈蘼白之詞

敢辱麝煤雖費鯨錦難留沽酒借書願不使公私之擾
據龜食蛤尚相期汗漫之遊

回郭漕使元正送物劄子

頃脩報牘因賀得輿橐艾養疴徒悵娟娟之隔循牆避
命竟疎恣恣之傳近祇拜于誤恩將敬陳于謝悃星龍
改次簫鳳布和冰壑露壺益烟文儒之譽繩橋火井載
騰壯士之歡擬于頌椒剪綵之辰併贅出綍予環之慶
詎圖謙牧俯記履端惠以金玉之音飾其固陋寵以盤

籠之魄慰此寂寥顏厚先施禮幾倒置某拜嘉肅祗佩
惠書紳柏酒藜牀自笑遠方之滯火城珂繖願催元日
之朝謹飭柔櫛尚祈原鑒

回王安撫賀正劄子

風生翠輦更新閭闔之朝儀日麗隼旗行牧江淮之都
會于時為泰何福不升恭惟某官炯炯清冰熙熙和氣
厭看九衢之曉車馬縱橫歸遊三徑之春田園舒嘯方
紀頌椒之瑞又聞騎竹之迎某燕賀未遑魚緘先辱詠

楚岸愁寂之句何有要津尋洛濱真率之盟尚瞻英槩
回元正寄居賀劄子

金鑪玉佩踰瞻天上之曉雲煥館涼臺端勝人間之春色
履端于始泰道其亨某懼枉謙勤坐稽晉賀憶元祐
渾儀之製已是循環開太平昌厯之期但觀召綍

回汪守賀正劄子

東風閭闔千官肅冠劍之朝北固樓臺兩岸喜旌旗之
遶優優布政湛湛受釐某幸託滕屨又班堯厯擬贊履

端之慶恐勤晉接之私三徑及春祗願田園之適八荒
開壽第祈霖雨之濡

元正送物總卿劄子

銅儀轉朔歲逢翼軫之躔玉節饒邊春滿江淮之境倚
乘泰長入贊乾行某幸託受廬又逢班厯散地逾高枕
空驚梅柳之新佳節喜故人庸表磨春之摯

冬至送物郡守劄子

黃鍾應律妙轉微陽紫橐殿藩肇迎亞歲乘此袴襦之

燠誕膺綸綍之溫某竊庇二天瞻言七日為民所載會
看君子之得與其意已疏輒效野人之獻炙

冬至總所免徃復劄子

緹室候陽璧連日月繡衣給饗春滿江淮茂迎挺荔之
祥即輅持荷之寵某受廬甚幸賀厦惟共屬此負薪未
諧頌履帥修箋敬仰句鑒存

冬至回寄居劄子

日測周圭又添宮日雲書魯觀同望鄉雲盍伸獻履之

恭庸贊得輿之慶某偶因沈痼莫遂奔趨天涯相親徒
慨杖藜之阻洛濱趣覲第瞻出綽之溫

冬至回都統免往復劄子

繡線舒紋喜添宮日鳴笳需愷暖動江雲對黃鍾鳳律
之和迓金印龍旂之錫某偶茲抱恙莫遂羣趨帥此申
聞尚祈丙亮

賀雪與郡守劄子

一陽啓候三白開先落屑回飈式應辦薌之禱遺蝗入

地預占岐麥之祥纘挾三軍袴歌千里某雖云羸卧亦
倍忻愉病眼眩花空想城頭之初日暗窻鳴葉阻陪堂
上之聚星帥控賀箋仰祈原鑒

疏榜

鎮江路羅漢寺募緣建水陸堂疏

澤心水陸會度三千法界衆生京口塘埭山號五百應
真教院選勝地演法雲祕典建講堂遵天監遺規一十
一經論總宣明億萬億輪回俱解脫奈龜毛兔角雖收

拾于屢年而蚊睫蟭窠難經營于一旦羯磨陀苦辛注
疏大檀越歡喜捐貲阿難尊者有地安身焦面鬼王聞
齋現相選甚冥陽六道同生兜率諸天何須西京纔遇
英公豈但大覺方逢濟老有住相布施不住相布施共
成一段良緣見在佛證明未來佛證明定獲三生福報
鎮江天慶觀化脩造疏

紫極舊宮從古號稱福地青溪道士祇今暫作主人日
月閱歷之既深風雨震凌之不免大殿數條柱螳蠹蟲

侵脩廊十餘間
楠摧瓦腐闐然
風馬雲車之下
惕若霓裳羽袖
之羞非憑有力
檀那怎成無麵
飢飢肯心齊發
好事立成瓊館
在人間會見規
撫宏麗丹臺注
仙籍管教福壽
延長

南高峯烟霞山清脩院化緣疏

金仙出西竺國
挈日月以照三
塗寶刹倚南高
峯斂烟霞而分
萬壑號為福地
著在圖經曩因
劫火悞焚頓使
宗風寂寞幾年
價雖收龜毛兔
角一旦裏難茸
蚊蚊睫焦

窠黃面老子若來有地也無棲泊處白水真人肯出成
功只在刹那間何愁風雨震凌竚看樓臺突兀見施樂
施重興千歲道場今生來生定獲諸天福報

寺繫十歲和尚道場

鎮江妙善尼寺化緣疏

世尊幼名釋達闡秘法驚嶺峯頭妙善即是觀音現精
藍鶴林門裏幾載竭經營之力一朝皆煨燼之餘門前
空有翠竹黃花堂上沒了蒲團禪板佛到也無棲泊處
比丘尼那裏安身人來肯結喜懽緣都料匠纔堪下手

敬攜短疏徧叩英檀敢云慧力攝慳但要堅心辦事捐
金指困處處逢多寶如來擊鼓鳴鐘世世祝萬年天子
良因立就福報有歸

趙庵化緣疏

寶玦青珊瑚久沈埋于荆棘黃庭丹篆字擬蒐訪于蓬
萊須得好處安身乃可堅心辦道雖誅茅結屋胸中賸
有規模而指廩捐金世上未逢豪傑偕

原闕

--	--	--	--	--	--	--	--

五城十二樓縹渺玉京之上八萬四千卷森羅寶藏之

中出風雨外而了無震凌歷歲月深而何煩苴葺既未
脫離塵世暫茲汎掃祖庭霞珮霓裳四方雲集玉函藥
笈萬古珍藏真館須要常新法輪豈容不轉共成勝事
廣結善緣損壞處逐旋抽添在在相逢檀越關捩子尋
常撥動人人都是回仙待騎鯨為汗漫之遊當化鶴致
來歸之謝

鎮江還京門外修街疏

還京門外五里街衢西津渡頭幾人車馬要便南來北

往奈何東缺西傾星行似擿填索塗雨濘盡拖泥帶水
要尋持地菩薩整頓坦平須得多寶如來歡喜布施況
城內一新鋪砌則是中盍趨圓成若蹉此日機緣亦是
他年話靶伐石埏土家家肯破慳囊泛浙逾淮步步管
踏寔地是名好事莫問前程

鶴林禪寺塑金剛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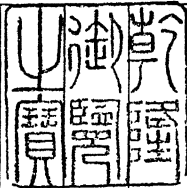
精藍整肅全憑門外兩金剛法相圓成須藉世間多寶
佛縱是黃泥具體可無白水通神茲蓋恭遇檀越某官

現宰官身修菩薩行凡聯玉而共事皆隨佛以下生特
發肯心同捐淨帑不待逢人勸化便成立地規模開口
喫十方瞋目捍外道擎拳不打笑面持杵要破慳囊此
皆歡喜結緣以故咄嗟辦事見施樂施裝嚴不壞之身
今生來生受用無邊之福

無錫富安鄉化城庵行者募緣披剃疏

野狐說禪空自搖頭擺尾生龜脫殼纔免將骨裹皮儻
非衆信結緣那得一佛出世入廛持鉢捧水磨刀待剗

頭上淨光光方認得生前赤灑灑有住相布施無住相
布施共裝箇不哭孩兒見在佛證明未來佛證明都教
作大富長者是名福報斷不虛拘



佩韋齋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佩韋齋集卷

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舉人臣劉禮

欽定四庫全書

佩韋齋集卷十七

宋 俞德鄰 撰

輯聞

堯舜之臣禹稷契臯陶益皆有大功德于民者也禹受
禪為夏載祀四百契之後生湯革夏為殷載祀六百后
稷之後生武王革殷為周載祀八百天之報侈矣臯陶
與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後生始皇混一四海不過
二世臯陶之後雖英六蓼春秋之世楚成大心滅六公

子歸生滅蓼至漢九江英布先黥而王後叛而夷視益
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物之命淑問如臯
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實傷人之具不然造物者何嗇
于此二臣之後也嗚呼為臯陶尚爾而況不為臯陶者
乎

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于宦官外戚然名之者實
宣帝也弘恭石顯以明法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禍始
于宣帝矣許史衰有王氏王氏衰有丁傅丁傅衰莽繼

之則外戚之禍始于宣帝矣東萊呂公謂宣帝雖中興之君實基禍之主有以夫

曹操以鬼蜮之智挾天子弑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傳至丕卒移漢鼎操疑得志于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于國亡五六十載間實與司馬氏相終始方懿辭操辟操之志猶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于操未幾握魏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于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相繼秉國師廢

齊王昭弑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為晉視操之脅制漢室殆有甚焉恢恢天網如此世之懷姦孕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典午氏之踵其後邪

司馬懿為魏上將征伐四克遂陰蓄不臣之志及師昭廢二主弑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相屠惠帝昏愚食餅中毒懷愍身為降虜行酒執蓋萬世有餘恥既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沒雖元帝再造而石馬犧牛之讖晉已非復典午氏矣自武至愍僅四帝都洛陽僅五十

二年中間亂離屈辱前古所罕見亂臣賊子亦何所利而為之乎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莽篡漢強欲嫁之后不從楊堅女為周宣帝后堅有異志后憤惋形于辭色及堅受禪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人女子有不能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肖之相去何大相遠哉

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氏

頓首頓首豈以卑答尊遂冠夫之名于某氏之上耶

漢桓帝朝陳蕃薦徐穉等五處士皆屢徵不起帝欲圖
姜肱之形肱卧闇室卒不使畫工見之他時竇憲薦楊
喬徵之及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尚主喬固辭至不食而
卒是亦可以廉頑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學于徐文遠及密起兵使文遠坐南
面備弟子禮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輒先拜或云君倨
密而下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

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乃知李密之待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稱非溢美也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即可矣不即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禮於古為重蔡文姬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人字分散故名八分杜詩倉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盖八分必由大小二篆而

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類楷字而分散非古也

梁元帝時有荊州放生亭碑載藝文類聚則放生非始于唐也

醯釋名苦酒即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刀之利則官司鬻醋見于魏初

士大夫飭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名不聞于後世亦尚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飢黔敖為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屣貿貿然來

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于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充
其介夷齊之流也而氏名無傳焉可慨也已爰旌目事
亦與蒙袂輯屨者同乃託列子以顯其亦有幸不幸耶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礪
風俗蓋知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赦季布斬
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為人臣者然鄭君當事項籍籍死
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此正節義

之士高祖乃盡拜名籍者為大夫而逐鄭君何其戾也
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吾于此不無遺憾矣唐世系載鄭
君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

楊寶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攝與兩龔將詡
俱被徵遂逃遁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公車
徵詣闕老病不至卒其家其後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
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剛清高
有志節王莽居攝剛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

隱于屠肆之間後廣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歷事六
帝是皆潛隱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蘇子曰國之
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子孫能與
守文太平之主共饗天下之福蓋造物報施之理誠然
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戴虞少崔言傅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
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為大訓至曰皇

極之敷言乃箕子語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欲帝萬世其志大矣然即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越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焉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二十有七項籍纔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寓於冥冥之間嘻可畏哉

司馬公著資治通鑑垂萬世法獨以魏接漢統疑蜀先主非中山靖王之後至諸葛亮伐魏皆以入寇書此不

可曉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秦置宗正漢因之以敘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于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氏後漢置宗正卿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與宗室親屬近遠安有漢室尚存而玄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且生于漢世安有不知玄德而輕于以身許之者況操丕之姦雄使玄德而冒靖王之盾其許之亦久矣顧豈待後人議之邪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文公此詩其

意微矣

蜀譙周問杜瓊曰春秋識謂代漢者當塗高而周徵君
羣以為魏者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
類言爾周因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吏言屬
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後譙周緣瓊言遂曰春秋
傳著晉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
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
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

董侯既立為帝皆廢為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
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
與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
所與言乃書柱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復何言釋曰
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
歸于魏也蜀果亡悉如周言予以辭考之周不過因杜
瓊之辭而推廣之殊無意義然而卒驗者豈瓊亦有默
授之者邪雖然以新造之蜀先主崩武侯薨禪以闇弱

之資而又惑于閣豎使無此識其能與魏爭乎

三輔黃圖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註多取焉然不載作者名氏唐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列地理類之首亦不著何人作也其間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此圖以為據故苗昌言以為漢魏間人所作今考此書其載治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于神明臺云魏文帝徙銅槃槃折聲聞數十里書載光武漢

文帝真漢魏間人作也

先儒謂五代之君周世宗為上唐明宗次之至謂作史欲起自梁之丁卯訖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建年其意亦微矣

真廟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輒比上德為桀紂比奏御上令宮人錄所訴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併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無知亦可憐

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真廟有焉

仁宗一日問饗人折米幾分對曰折六分訝其太過旨折五分次日供進偶暴下歎曰習使然也旨如舊一日大官進膳飯有沙石上含之密示嬪御曰慎勿語人又一日思荔枝有司奏供已盡近侍曰市有鬻者上曰不可來歲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後必泛殺以備暴殄無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韓緯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飢韓振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因揭榜鄰竟諭以救恤之意使來就食鄰竟之民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既竭又乏寬閒之居以處之因感疾疫死者相枕藉韓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韓司門振濟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覺得疾旬日而卒振濟本仁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尚罹陰責乃若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者詎

獨見赦于冥冥之間邪

昌陵初即位誓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矢藏之太廟俾子孫世守之徽宗北狩懼祖訓之失墜也以黃中單親書之遣內侍曹勛問道歸國付之思陵子孫固敢踰越周家忠厚未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

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而曰鄒訢釋多不曉其義聞之

先輩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朱其後也樂記讀訐為熹
謂之鄒訐實文公姓名也司馬公在洛一日衣深衣散
步過康節天津之居語謁者曰程秀才康節出肅則公
也怪而問其故公笑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父乎文公
或亦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臚唱久不應上顧左右
蘇丞相云恐當呼訖吳有暨豔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
上命以訖音呼之果出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顧蘇曰

亦吳人也

蘇丞相頌嘗曰宋所以太平一百三十年而內外無患者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無私謁公族世祿之家無驕陵而守禮法至神廟招駙馬不許升行此尤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于誕然或者有之余里人郭楚望以善琴名淳景間一日郡守資政趙公招飲雁浥閣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于池中者數

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復跳躍如故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琯蓋沈埋歲久適鼓亦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竒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數說或謂宋以火德壬寅午戌火在人臣當避之若然則近代之戒殊非古制然以木德王者不聞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聞避巳酉丑何也或謂臣為商商屬金寅午戌屬火火能尅金故避之然則歲日時支干之屬火者亦當避邪何忌乎寅

午戌月而已也或謂正月為少陽用事萬物發生五月
為太陽用事萬物長養九月為太陰用事萬物肅殺當
萬物推移之時以此月舉事多忌尤不可曉惟竇華唐
詩音訓高祖紀註曰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且引釋氏
智論為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
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此三月省刑脩善今之
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錢先儒遂以正五九不上官政
沿襲唐家故事案漢張敞曰為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

節三年九月視事又漢朔方太守碑曰延熹四年九月
乙酉詔書遷銜令五年正月到官則兩漢以前未嘗忌
此三月疑若真始于唐者及讀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
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正月不可入官犯之終
于其位景業曰王為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
此忌自魏已有之又非始于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舒
州到任表云九月到州訖則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又
何邪今之歷書多本于唐一行禪師于此三月亦多禮

上吉日是知未嘗顓忌也

鄒陽賦曰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騃故
魏人庾詡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有頗復中聖
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
飴者為聖色濁如今而味醉且苦者為賢色黑而酸醕
者為愚又以家醪糯觴醉人為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
者為中庸以巷醪麴觴醉人者為小人則酒之品目又
不止於聖賢矣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有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
亦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後世遂以唐
人好飲甜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酒味冷冽之語而樂
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妨馨又曰戶大嫌
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揭甕聞時香酷烈封餅貯後味
甘辛則甘辛苦烈乃酒味之至佳者唐賢與今人之好
大抵相類所謂至于口天下期于易牙者蜜餹之喻不
過取其醇醲而已

典論漢孝靈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楊松玠談數
記北齊盧道語長安酒錢斗價三百唐食貨志德宗建
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斛直
三千是史識酒價之貴也白樂天與劉夢得閒飲詩曰
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詩金罍清酒
價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
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十
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謹十千沽一斗抑

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此乃詩人寓言不過取曹子建樂府中語予以諸賢詩考之似皆撫當時之實非寓言比然杜少陵詩街頭酒價常苦貴坊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猶以為貴而諸賢皆以一斗十千為詠又何貴賤懸絕如此

蔡邕為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而賢者傷之後讀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尚

父邕以為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至邕集中乃有薦董卓表謂卓功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于衆宜以為相國位在太傅上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則異時卓為相國正邕之所啟也豈以是而獲戾冥冥者歟鄧攸亦晉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然考之晉史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及縛于道傍夫追而不及尚當憐之追及矣而縛于道傍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是歟

古語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
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
能卒然問焉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
而觀其行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
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人不肖得矣合二者而觀人
亦可以知其槩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傳昭性篤謹子婦嘗得

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
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案曲禮天子以犧牛諸
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牛
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
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用于祭祀而賓客燕饗亦或用之
雖未見用于士庶人家然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
之禴祭泛言東鄰則又似不專主于天子諸侯大夫者
往往祭祀賓客或可通用至于諸侯無故不殺牛苟無

故諸侯亦不敢殺也古人犯禮甚于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東漢第五倫為會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則殺牛有罰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穡牛實有功于主人者禁而勿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燧人氏鑽火至周四時變國火蓋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改火關於時政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

于是遇物輒然若新火性柔青光炯炯乃無忽勝速熾
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則古人鑽燧改火之意也
唐人詩曰暮漢宮傳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不過為節
物之戲玩耳

佩韋齋集卷十七